

杯雪

停云·宗室双歧

小楸◎著

清秋空，山色何眉新绿。
桂影扶疏，谁便道，
清辉不足？

万里清天，如娥何处，
驾此一轮玉，
寒光零乱，为谁偏照孤？

年少从我追游，
晚凉幽径，
花阴国梁木。共倒金荷家万里，
难得尊前相属。老子平生，
最爱临风曲。

此，最爱临风曲。

出塞，
喷霜竹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杯雪

停云·宗室双歧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杯雪.第2部,停云·宗室双歧/小椋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5.8

ISBN 7-80187-786-1

I.杯... II.小... III.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3241 号

杯雪——停云·宗室双歧

策划:中宣德馨

策划编辑:常飙 李雪

著者:小椋

特约编辑:高海涛 杨培华

封面设计:李骁

责任编辑:刘丽刚

绘图:卢波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+86 10 6899 6306

印刷: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965×660 1/16

字数:176 千字 印张:14.625

印数:30000 册

版次: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87-786-1/I·253

定价:19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有才有志能破能立

——榷派小说我见

温瑞安

很多文艺界的朋友、记者、编辑、学者都问过我，如果在现今作品已发表、出书的新一代武侠作家中，我最看好的三位是谁？

我甚至不必闭上眼睛仔细思索，马上出现的其中一个名字，就是：小榷。

很多侠友反应讶异，认为小榷行文风格，并不十分“温派”，我因何选他？我的看法却正好相反：一个成功的创作者或艺术家，一定会有他明确或强烈的风格。没有独特文风的，顶多，可以成为好作家，但不可能成为成功或伟大的作家。小榷，他的小说，早已确立了他“乱山云掩翠，老树雪花生”般迷人、耐读的风格，我称之为：榷派。

大家读榷的小说，难免会觉得比较接近宫白羽、梁羽生的路子，而文风、布局最与金庸相近。可是，如果他只是金、梁的继承者，或者只是在大师的影子下逡巡，我认为既是小觑了榷，而且也大有偏差。如果榷乃是自梁羽生名士派的悠游古岸出发，那么，他早已渡过了积雪的拱桥，且已云游于如聚峰峦、如怒波涛的江湖上。

我们常称许金庸的武侠小说乃“集各家之大成”，这点诚然，金庸是一代宗师，但小榷已自金庸的百尺竿头出发，早已更进了七八十步——不一定已经更好、更成功，或更伟大，但那七八十步，肯定是独门“榷派”的。在艺术创作修为上，哪怕是更进一小步，已经是千仞峰顶，一步石敢当了。

光是他的《弓箫缘》，一个侠女独劫法场，然后一刀杀了她所救的人，已是“高手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”。他的《长安古意》，一个老人顶住一家镖局，敢接一宗长安无人敢接之镖，气派已够“请从绝处读侠气”。《屠刀》更进一步，写一个悍妇丑女，在行侠时美丽不可方物。这些题材，不仅前辈没有写过，没有写成，甚至还没想过；或不敢写，或者能写、敢写、写了，不过，没有写得那么动人、动心、动情，以及，没有小榷那一支能短能长、各有妙境之笔。

他笔下情节，常常给人一种悬宕(suspense)的推动力，让读者感到的

好奇和趣味,都到了极致。他的小说,不论长短,都兼顾寓意、题旨,讲究内在的逻辑。因此,我们可以推测他,写小说不仅是为了娱人与自娱,或者稿酬和名气,而更重要的是,他在创作间一定寄予了抱负和志气,这点很重要。我自己也是武侠小说作者,而这类文字往往被商业社会的一般人认定为通俗或商品,只注重其趣味和娱乐价值。是以,我的武侠创作在早期时,比较着重叙说故事的吸引力和趣味性,但到了80年代后,寄居于纯商业社会的香江,我反而刻意往较文学和反传统的方式逆水而泳、背道而行,那就好比要在古画的留白中找出它的味道和境界来。这点坚持何其不易,而且容易备受误解。这样也许会失去了部分看热闹的读者,但却巩固了一批可贵的看门道的同道。特别指出的是,武侠小说是目前华文创作中,唯一还能来自传统,仍能存在于现代(功夫也是)的文字,它有强烈的民族意识,还有独特的民粹风貌。我们口口声声地嚷嚷着文学国际化,其实,不能保持民族特色的作品,则也不能为国际文坛重视。很多人舍本逐末,其实只是本末倒置。极高明而道中庸,极远大而致精微。这大概就是小椴小说的致力所在。

能够善用通俗,其实就是一种不俗。伟大的小说不一定能通俗,但极伟大的小说往往也极通俗。畅销不一定伟大,但常销则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小椴的小说里的人物,一如福斯特(E.M. Forster)所要求的,不只是故事(story),而是情节(plot),他笔下的人物,不是扁平的(flat character),而是立体的(round character),这些种种小椴小说的特色,愿日后我能在写“谈武论侠”、“侠道相逢”、“义所当为”、“生要尽欢”等专栏中,再一一讨论。

当我们读到,椴小说中的武术场面偶尔也有:“鱼肉神功”、“大关门”、“小解腕手”、“挽弓挽强”、“用箭用强”、“杀人有限”等招式之时,我们也会会心,古龙和我的“嫁衣神功”“空中追空”、“梦中做梦”、“解牛刀”、“好人有限”、“死人不关”、“恶人勿看”等作品,或许他完全没注意,没看过,但依然能有“温派”的功架。这么一来,反而可以回答前文无数文友的讶异:小椴并不“温派”——因为一位真正的宗师,他随手拈来的文笔,已一早融会贯通了各家各派,相互契同通情,所以,小椴可以自立为“椴派”之外,也是另一种翻空出奇的“温派”。

但丁说过:“Abandon hope,all ye who enter here.”意译为:入此门者,莫存侥幸。

是的,侠义创作之门,有所成者得有志有才,有质有文,能毅能勤,能破能立,莫存侥幸之念。

目录

CONTENTS

停云

小引	2
一解	8
二解	40
三解	75
四解	110

宗室双歧

小序	124
第一章 势迫	129
第二章 访旧	155
第三章 忘机	184
第四章 破阵	207

小
楸
·
杯
雪



杯雪

Tingyun

停云

霭霭停云、蒙蒙时雨、八表同昏、平陆伊阻、静寄东轩、
春醪独抚、良朋悠邈、搔首延伫……

停云霭霭、时雨蒙蒙、八表同昏、平陆成江、有酒有酒、
闲饮东窗、愿言怀人、舟车靡从……

小引

距滁州西去三百里许，有一座小城，名唤舒城。名是好名，听起来意气缓缓，但当此乱世，城中人果真还能舒许如许吗？——没有人知道。但当那首琴曲响起的时候，听到的人心里是不由得会静的。

这不是一般的静。而是寂若垂天之云，泛若不系之舟。

琴曲就响在醉颜阁。舒城之所以吸引人，大概不只是为了它那些幽深的小巷，也不只为了小巷旁边那些寂寂的老屋，只怕还为了这沉甸甸的老城中那出了名的苦清苦清的老酒：“苦苏”。

醉颜阁就是一个酒馆，不过规模略大，全舒城里的“苦苏”就以醉颜阁的最为有名了。

这时，阁内木头做的地板上，正坐着一个弹琴的少年。他穿着一身白衣，那是一种旧旧的白，把旧历七月的月光揉碎洗褪后，再捣上千遍大概就是这样一种颜色了。这身衣软软的，穿在他身上有一种物我诸适的味道。他的膝上摊着一张用乌沉沉的桐木制就的七弦琴，操的琴曲名叫《停云》。只听他口里轻轻地唱着：

霭霭停云、蒙蒙时雨，

八表同昏、平陆伊阻。

静寄东轩、春醪独抚，
良朋悠邈、搔首延伫。

歌声虽轻，却高低适耳。对首阁中坐了个老者，听了这歌就伸出一只戴着汉玉戒指的手，端起一杯舒城的“苦苏酒”慢慢地喝了下去。然后，轻轻以手击了一下桌子，口内轻声道：“一解。”

他旁边侍立着一个青衣小帽的童子，忙就又替他斟上一杯酒，口内奇怪道：“我就不懂，老爷子前两天还说别人正欠着你一大笔钱，不知收不收得回来，这时不为那操心，却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。”

那老者微笑道：“是不知道收不收得回，但这个债主与众不同，风险大，利息也大。有机会赚，为什么我不能喝？”

看来他特别喜欢这舒城中的“苦苏酒”，说话间又尽了一杯。那童子又给他满上，笑道：“可是，这笔账，距该还的日子已整整拖过十七天了。咱们钱庄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，您怎么还有闲心坐着？小的真是好奇了：那借钱的人是谁？每次只传来一张纸条，画一个四不像的东西，就算签了字画了押了。竟然跟老爷子您每次都是十几万两银钱的来往，还从来没有质押的，老爷子您就不怕钱收不回来？”

那老者笑道：“怕，怎么不怕，但他还需要质押吗？只他的一个名字放在那里，只怕就已经足够了。日子是拖得久了些，但他也有他的难处——何况，他现在不正在为我抚曲偿息吗？”

那个童子不由目瞪口呆，也是这时才注意到楼下弹琴的那个少年，不由盯着他看去，他可从没见过自家老爷子这么大方过。他们家老爷子——也即这座中老者，是当地有名的巨商，也是巢湖一带出了名的财主，“通济财庄”的大东家，名叫鲁消——江湖人称鲁狂潮。当时宋金分割而治，也只有他钱庄上的银票可以通行于南

北。他的银号分为“北庄”和“南庄”，专门用来分别打理两处的生意。当真家财万贯，富可敌国。他为人一生也精明过人，于银钱来往上从不吃亏，也不轻信于人。他怎么会这么相信楼下那一个看来不过二十一二岁的少年？

那童子向楼下望去，只听那少年一段过门后已操至第二解，却是：

停云霭霭、时雨蒙蒙，
八表同昏、平陆成江。
有酒有酒、闲饮东窗，
愿言怀人、舟车靡从。

那老者似已听了进去，一只手一直在轻轻叩着桌子，以应节拍。双眉微锁，至此才轻吐了一口气，喃喃道：“二解。”

那童子似仍未想通，明知这时不该说话，但还是忍不住好奇心重，问道：“欠债人原来就是他？他是谁？这曲子又有什么特别？弹弹曲子就能值延期该罚的每天近千两银子的利息了？老爷子您一向不喜欢丝竹的呀。”

老者微笑道：“那些俗手弹的我当然不喜欢，但他的琴曲，就算为附庸风雅，我也不敢说不喜欢啊。唉！愿言怀人，舟车靡从——这样的琴曲，难道还不值？”

那童子望着楼下少年，撇嘴道：“我就没听出哪里值了！”

那老者微笑道：“那是因为，你还太小，也没有用心听——就凭他这是头一次为抵账给人抚琴，难道还不值吗？”

那童子似也对那弹琴人越来越好奇：“他是谁？”

老者叹了口气，目光似有笑意，可笑意中藏着苦涩，更深处却是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味道。“他？他只怕是——这世上最穷的人，

最不闻达的人，也最落落寡合的人了。”

童子还待说什么，却听身后一阵轻轻的脚步响。一个家人模样的人走上楼来，在老者身后早早就躬了身子，双手捧递过一张条子来。

那童子接过，再转递与老者。老者看了，半晌不语，然后一挥手，那家人退下去了，老者才道：“江南消息，那批镖银已经过江了。”

童子不信道：“就凭杜淮山、焦泗隐加上王木几个就真能把那批镖货弄到手？秦稳未免太没用了。缙骑这次不是也盯着吗？我听老爷子上回接到的消息，连袁二都出动了，难道这回也失了手？这也——太、太奇怪了！”

老者不答，半晌道：“我就猜到他会另有人助，只是没想到，会是一个如此隐遁之人。嗯，九幻虚弧、九幻虚弧，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剑？竟能杀得缙骑大败亏输，袁二重伤身退？这一下，江湖大势，只怕是要变了。”

他言语中透出很少见的迟疑。那童子似从未见到主人这般陷入沉吟过，实在不知让自己主人都陷入沉吟的该是什么样的事，什么样的人？这时，却听楼下歌声又起，却已歌到三解：

东园之树、枝条载荣，
竞用新好、以招余情。
人亦有言、岁月于征，
安得促席、说彼平生。

他唱来幽委曲折，听的老者却似是也感慨系之，口里喃喃道：“——愿言怀人、说彼平生；愿言怀人、说彼平生……他怀的就是那个人吗？”

那童子似是不愿看到主人这么显出迟疑，故意打岔道：“镖银过了江，起码有一样好处，老爷子您的钱是有了着落了。”

那老者摇头道：“不错，是有了着落了，不过——你也别想得那么简单，那银子就算过了江，你以为就会安稳吗？袁老大与这一千人会如此善罢甘休？这银子烫手呀！嘿嘿，收不收得到还是个问题呢。而且，他的债主不只我一家，只怕这次还轮不到我收账。”

童子奇道：“不会吧，那单镖虽然说小不算小，但说大也不是非常的大。难道骑驴就会如此看不开，为它得罪那么多人，擅毁当年之约，进入江北？二十几万两银子，就真值得这么多高手出面硬抢？”

那老者却嘿嘿道：“不为那银子，怕是只为这趟镖里另有干连，牵涉到一桩极大的秘密。嘿嘿，天下高人，尽管有不为那银子动心的，但只怕很少有人不为那秘密动心的了！”

他的心情似也很激动，所以他人看来虽一向举止苏徐，这时却猛地仰尽一杯酒，一双老眼中放出光来，显出一种年轻人也没有的精猛。却听那楼下歌声忽又响起，这次的声音却忽转高亢，歌声却是：

翩翩飞鸟、息我庭柯，
敛翅闲止、好风相和。
岂无他人、念子实多，
愿言不获、抱恨如何！

这次已是歌到《停云》四解——旧曲往往称一阙为一解。《停云》为晋代陶渊明所作，虽仅四解，但四言之中滋味无限。老者喃喃道：“好一个‘岂无他人、念子实多’，却为什么‘愿言不获，抱恨如何’？只怕那一曲《水调》，还没唱罢江南，这四解《停云》，又要舞破舒城了。”

静了一静，却听楼下传来一个清澈的声音道：“一日歌一曲，一曲偿千金。今日之琴债已付。鲁老，小可明日再来。”童子往楼下一望，见那弹曲少年果然已抱琴而去。他那么旧白的衣捧着那么古旧的琴，一路踏去，似还踏在他适才奏出的音符里。

那童子眼一花，觉得那少年虽在动着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静，那是——心静，在泄进口口的阳光中，恍如隔世之水止云停……



一解

霭霭停云、蒙蒙时雨，
八表同昏、平陆伊阻。
静寄东轩、春醪独抚，
良朋悠邈、搔首延伫。

江北的雪很早，干冽的空中有鸟翼划过。雪中的人舔舔干涩的唇，觉得干涩的唇同样也需要酒意流过，需要那暖暖的一辣，顺着唇、顺着喉、直到胃，需要那一道辣入的感觉——否则这雪就只是雪了。

所以，在这样的冷天，才会有那么多雪中把盏吧？

没有那杯酒如割，又如何消得这冷冽清澈？

杜淮山与沈放就在喝酒。

“易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沈放问。

杜淮山一时却没有说话。他望着窗外干粉一样的雪，似在想着怎么回答。自从进入滁州地面，他收到消息，便不再北行，一路反向西折行去。到了巢湖地界，雪见停了，却见沈放与三娘一头青骡、一只叫驴，从后面赶了上来。杜淮山是何等人物，虽然沈放笑道和他们彼此有缘，竟能重新碰见，但他见沈放夫妇再次有意与自己同

行，又时时攀谈，这时又问起这话，已猜知他心中打算。却听他淡淡道：“这个一两句话一时之间倒也难讲得明白，我念一首他幼年时写的诗来给沈兄听听吧。”

说着，他眯起眼：“——这诗是题隆中的，我也是偶然看到。易先生作它时该只有十三四岁，词句可能不算好，让沈兄见笑，但诗意间却颇多值得感慨之处，或者还值得沈兄体味一下。”

说着，他轻声吟道：“诸葛才调最无伦，颌首金戈整纶巾。龙哭千里求天下，客坐茅庐许三分。终死无功终尽瘁，也极叱咤也温文。不是斯人苦平淡，岂昧时势六出军？”

他一口淮北口音，且嗓音粗嘎苍老，用来吟诗本未必合适，但偏偏他一脸庄容——诗中写的就是曾隐居隆中，后来出山辅佐刘备的诸葛亮。诸葛亮表字孔明，后世人尊称为诸葛武侯。

历来吟咏诸葛武侯之诗文最多，沈放就读过不知多少。但见这么一个不习文墨的老者居然这么慎重地吟咏一个人幼年之作，不免也微觉诧异。

那诗不算好，但见那杜淮山的神情，沈放不由得就把这几句在心中也细细体味了几遍。只听杜淮山笑道：“先生雅人，不比我等武夫，可能觉得这诗词句尽有未能驯雅之处。但作诗人之胸襟抱负，于此倒可略见一斑。这些年来，他独撑淮北大局，与襄樊楚将军、河南梁小哥儿、苏北庾不信遥相呼应。一人支调天下义军之粮草衣帛，苦算筹谋、左支右绌，但始终不倒。别人可能不知，但是我们老哥儿俩是知道他所尽的心力的。也是为有他，天下之义军叛臣，孽子孤儿才有个归心之所与安身立命之地。淮上百姓也得了些休养生息。楚将军、梁小哥儿与庾不信等人可谓名扬天下，可天下知道淮北易先生者能有几人？他也不求人知，甚至惧于人知。但这些年所立无名之名、所成无功之功真不知有多少——而天下自有恨他之人，比如北方金人就曾有言：‘欲得淮上，先杀杯酒’——

杯酒就是易先生的绰号了。沈兄你说——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沈放静静听着，半晌，问：“天下果真还有这样的人？”

杜淮山含笑颌首。

沈放端起酒壶，给自己满斟了一杯酒，然后望着杜淮山道：“兄弟在江南时，心忧家国却无可效力，常恨恨于有负此生。若是早知天下还有此等英才，就是把命卖给他也心甘了。我沈某论别的不行，但钱谷兵革、运筹谋划、账务来往、笔札书信，只怕倒也能为人尽上一份心力。易先生身边只怕也缺一个这样的人。若蒙杜老引荐，并承易先生不弃，在下自当倾力相与，骸骨以报。只是，杜老，你说，他会用我吗？”

杜淮山似是就在等他这句话，未等他说完，眼中就已全是笑意。

沈放望着他，见他已极轻但极肯定地点了下头，就把手里的酒杯端起，缓缓地、缓缓地一饮而尽，心中似从未曾如此快意过。这时——窗外正雪干天净，窗内已是杯酒盟成。

正说着，却见焦泗隐急步行来，手里握着两三只信鸽。杜淮山一看便知有消息传来。他一向自信有识人之能，如今沈放加盟，便也不再避他，问：“是什么消息？”

焦泗隐一脸郑重，道：“据镇江快讯，袁老大出京了。”

杜淮山一惊：“当真？”

焦泗隐沉沉地点点头。

杜淮山问：“可还是为了这批镖货的事？”

焦泗隐道：“不错。据说，袁老大极痛忿于袁二之伤，不满骆寒剑不留情，已扬言要对当日困马集雨驿中人全力追杀。已派画工绘影图形，传下令来。而且他放出话来，说骆小哥儿这趟镖中，别有一个关乎天下大势的隐秘，得之者虽不能说威行天下，但已庶几可令

大江南北情势一夜之间事变时异——他这话分明是要挑动天下豪杰动手，用意无非是逼那骆小哥儿现身。据说，江南文家与长江老龙堂已有些闻风而动的意思，只怕淮上从此多事。最让人吃惊的是，外传袁老大已经亲临镇江，也知道鏖银到了咱们手中，很不满意义军此次所为——说咱们过江开扒，有违当年盟约，有意渡江北上，亲自向易先生讨个说法。他这回如果真的渡江北上，只怕就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打发得了的了，弄到后来只怕会兵戎相见。咱老哥儿俩只怕给易先生惹麻烦了。”说着轻声一叹：“唉，此情此境，易先生真还当得上袁老大这一头天大的麻烦吗？”

杜淮山面色转为凝重。问：“那老家中稼穡兄可有消息传来？易先生身边到底怎样？”

焦泗隐叹道：“——还是缺人，‘十年’、‘五更’俱有事在外，各有要务，家中只有小甘、小苦留守，连稼穡兄也已赴鄂北处理楚将军之事。加上最近六安府中六合门主瞿老英雄去世，六合门中大乱，危及淮南之盟。还有巢湖之账目纷纷到期，一笔笔加来，恐怕有四五十万两银子之巨。易先生实在抽不出人，这事又太大，自己就亲身去了。”

杜淮山一向凝静，这时不由也紧皱双眉，扼腕道：“他这时还一个人出门？那他的喘疾……”

他心中明显已烦乱无限，一只手紧紧绞住桌边上的花纹，抬首望向门外天空中的冻云。浮云蔽日，日影虽一丝不见，但云彩边际却也红得十分绚烂。杜淮山望着望着，似乎心中就静了一静，重又恢复平和的口气问道：“易先生可有什么话留给咱们？”

焦泗隐道：“他只说如果顺利，叫咱们马上把鏖银押到江北舒城，他在那儿派得有人专接应我们。要是没有得手的话，也不必在意，他会有办法的。”

杜淮山叹了口气，心想：他还能有什么办法，特别是目下他这